

# 短篇十章

王文中

## 听松

风起时,涌起阵阵涛声。  
轻轻地,从沟壑纵横的深涧开始,旋即撼动山崖之下苍郁的松林。骤然之间,狂飚突起,穿林越松,裂石折枝。铮铮然,似剑戟相击。鸣鸣然,似管乐齐鸣。  
及至朗月出云,万籁俱寂。繁星璀璨,银辉铺地。侧耳细听,溪水淙淙,清风徐徐。松月之下,莫非伯牙抚琴。泉石之右,疑是“七贤”低唱浅吟。非矣哉!风矣,松矣。

松之声,因风而起;松之涛,因风而落。风之狂躁,松之高古,过于耳,止于心。无松则风不起,无风则松不鸣,无心则声不闻。

## 柳笛

柳笛是响彻堤岸的童声合唱,是只知快乐,不谱忧虑的童年吹奏出来的春的乐章。

在春风浩荡,翠柳迎风的田野里,随手摘一截发了新芽的柳枝。用双手一搓,抽出其中嫩绿的枝条,就剩下褐色的空皮。用小刀将两头削齐,在一头刮出薄薄的哨子,含在嘴里一吹,呜呜哇哇的声音便会飞扬出去。大人们也做柳笛,那是给孩子的。粗粗的柳筒上面钻几个眼儿,就像一支竖笛,能吹奏出简单稚拙的乐声来。

柳笛让我们记住了田野,记住了春天,也记住了快乐的童年。当然,柳笛也让我们记住了大河之北,那个叫作柳树湾的地方。但那时节,我们已经不再痴迷柳笛。因为我们开始懂得了什么是艰难和忧虑,品尝了生活最初的况味。

## 贝壳

你就是大海。是月光下那一片银色的沙滩。

当我将你摆进北方的书架,书页就洒透了大海的潮湿。

夜读的灯里,又看到那个黄昏,拣贝壳的老人和孩子:望着沙滩,望着海,听着涛声。

## 孤旅

孤旅是一溜望不到尽头的荒山,孤旅是山崖下深秋季节的一片疏林,孤旅是一轮炎天的骄阳,孤旅是一顶遮风挡雨的斗笠。

孤旅的路途被山风吹过了,被山雨淋过了,被洁净的大雪溶过了。就像曾经抛洒在旅程中的汗水,被初阳蒸融了。

孤旅是一身风尘,孤旅是留在身后一段曲曲折折的足迹。孤旅是一幅落满尘埃的画儿,我将它从记忆的储存间分拆出来,常常擦拭,时时欣赏。

## 雁阵

多像一条灰色的飘带,在深秋季节的天幕上,缓缓移动。当我举目遥望,在黄昏的尽头,只留下它们远去的背影。

从此,在我无数次的企盼中,它们杳无音讯。

二十年,轻轻一叹,便成幻梦。在铅灰色的城楼上空,多想再望一望美丽的雁阵。多想,再听一次划过长空的雁鸣。

秋风依旧,黄昏依旧,寂寥不再,难见雁踪。

## 花影

多少年的瓜架,在多少年的辛劳里,开出一架灿灿的黄花。

一粒粒白色的瓜籽,一簇簇肥沃的

粪土,一个个深深浅浅的窝坑,一桶桶清清凉凉的泉水,一滴滴沁满额头的汗珠。

当第一枝发出新芽的藤蔓爬上瓜架,当第一朵毛茸茸的花瓣绽放开来。劳动产生的喜悦,在种瓜人的眉宇间荡漾开来。于是,自春至夏,就有了一架的黄花,一院的芬芳,一地的花影。

劳动归来的父亲,常常在花影下抽烟纳凉。总也闲不住的母亲,常常在花影下忙碌针线。清晨的布谷声里,我们在花影里读书。黄昏的炊烟中,大家在花影里用餐。

一次次春种秋收,一次次瓜熟蒂落。顽童们在瓜架下戏嬉,亲友们在花影前作别,父辈们在花影里老去。

时光匆匆,日月更替。月色依旧,语声渐稀。恍然间,不知瓜架在何处?花影在何处?人,又在何处?

## 山雨

山雨顷刻而至,倏忽间就罩了山,罩了水,罩了牧归的羊群。

山林湿了,炊烟湿了,就连久盼甘霖的牧人的心田也湿了。

雨点敲击着野草野花,敲击着树干松针,敲击着山坡上的帐篷。就像一双妙手,弹奏出一曲随风起落,缓急相宜的天籁之音。

于是,朋友醉了,我也醉了。不是因为好客的主人频频递上的美酒,而是为这大自然款待我们的风声和雨声。

那一夜,在连绵的山雨声里,我做了一个梦。梦境的一切,湿漉漉的,都与山雨有关。

## 缘分

缘分是一件出土文物。摆在考古者堆满书简的案头。时间的跨度如烟如雨,它在远处,你在近处。

缘分也许只有一回,在你生命的地缘上,长成一棵孤独的树。让白昼与黑夜同栖枝头。

缘分也许根本就没有。让你一生的船,在平静的湖面上,默默地荡过。

## 月夜

除了太阳的福泽和温暖,日夜却是另一种格式的美丽。

月夜的含意并非是空洞的。它跟寂静,跟人的心灵紧密联系在一起。让人在如水的月光下,淋浴自己的心灵,放飞自己的想象。

山峦在月光下不再荒蛮,河流在月光下尽显诗意。树影失去了炫目的色彩,喧闹的村镇变得安闲而静谧。几声犬吠,几声鸡鸣。田地月光下的安眠下甜甜地酣睡。

月夜让整个大地呈现出另一种迷人的形态。它让沸腾的街市安静下来。让狂躁的心灵安静下来。它让我们慢慢踱进一片理性和思考的天地,在那里做一番自在的漫游。

## 漂泊

漂泊,从遥远的村庄开始。它是我启航的码头。从此,人生的船就从未停泊过。

风里雨里,潮起潮落。即使在醉酒的梦里,茫茫夜色,总也笼罩着回家的路。

多想,在挂满露珠的草茎上,重温那个稚拙的梦;多想,为霜叶深处的那几间校舍,再挥一挥手。来不及为深情的土地掬一把感恩的泪水,我便匆匆上路了。

匆匆上路的我,就像一个漂泊的旅人。背负着生活的行囊,在崎岖坎坷的心灵路途上,踽踽独行。风里雨里,永无回程。

夜间晚归,在路途,从小方快速移动的车窗上见到月亮。月亮也在移动,仿佛火车开动时,留在站台上的一盏灯。不过它是寡白的,是这个时代的日光灯,它也显得孤苦,仿佛正努力地,将一腔幽情掩藏。它最终移出车窗,不知是谁跟谁在告别。

到家,已是深夜十一点半,月亮却在客厅外的窗户外,原来它比我早到家。七月底,我对草原上的朋友说,这几天土星冲日。土星冲日,似乎不祥,便有些后悔。又自我安慰,这一年从来没有吉祥过,乌云盖在乌云上,还是乌云,于是释然。其实,何止是土星冲日,整个七月,双星伴月、木星冲日,种种星象变化一直频繁,现在八月了,又有消息说,这几日木星合月。

拿出那个适合剧院观戏的望远镜,将镜头抵着玻璃窗,找木星,却先看到月亮。镜头仿佛一只粗暴的手,直接将月亮拉到近前。一只饱满的圆球形橙子,呈放射状分布的纹路从橙子的肚脐眼发出,表皮上深度不一的灰斑,表明这只橙子放了些许时候,已经不再新鲜,一些星星状亮点,不规则地各处散落。有些吃惊。以往也用这个望远镜看月亮,月亮从未如今晚这般大而清晰,也从未见到过那星星点点的亮斑。继续看,月亮似乎在云层前面,移动的薄云反而被它遮住。

放下望远镜,缓一缓,寻思月亮会不会出现在云层前面,答案是绝不会。于是再看,然而那现象依旧,不过也有从月亮前穿过的云,它们将影子投过去,在月亮上慢慢移动。

用仅有的一点天文学知识分析,月亮上那明亮的部分,是凸起的高地,灰暗部分,是凹下的洼地,那么那些亮点是什么。记得以前也曾见过这个问题,说这现象持续出现,不足为怪,不过是科学家一直没找到确切答案。没有找到,说明答案已经存在,只是躲开了,捉迷藏那样,需要科学家们耐心寻找。寻找一直是人们喜欢的事情,找不到,自然不用担心。

月亮如此清晰,想必木星也与往日不同。往西天空挪移镜头,慢慢找,终于看到。依旧是普通的一颗星星,微微呈红色。不过红色偏在一侧,另一

# 木星合月

李万华

侧,是些微放射状的蓝光,似乎也夹杂了其他色彩,蓝光于是显得有些绚丽。

长久凝视。

不论是科幻作品,还是科教纪录片里,太阳系中,除去地球,我熟悉的,大约就是这木星了。它被誉为太阳系的“教父”,可见它对太阳系的掌控有多重要。科学家说它诞生在太阳之前,曾在小行星带前后挪移,靠近太阳,又远离太阳,仿佛拗气。它的引力穿越太阳系,直接影响到地球,譬如那次小行星撞击地球,让恐龙丧命。如此威严的教父,却有着异常美丽的外表:彩色条纹、大红斑、斑斓的旋涡云,南北极湖水一样的蓝。然而我们知道的是,美丽外表多是一种假象。木星亦如此,它从来温良。

阿瑟·克拉克在《2001:太空漫游》里,曾如此描写木星:“等鲍曼把发现号上的望远镜调到最高倍数,他发现自己像是飘浮在一座略带扁平的星球上空,俯视着一片片流云——在这颗大星球的快速转动下,这些流云都形成一道道云带。有时候,这些云带凝结成一丝丝、一团团,甚至大至整片大陆的彩色蒸汽;有时候,这些云带之间又被一座座长达数千英里的暂时性云桥所连接。隐藏在这些云带之下的各种物质之丰,睥睨整个太阳系。”

但在时空的这一端,我根本感受不到那颗星球上空的风暴,我也想象不出它和月球之间的距离有多远。眼前的天幕上,它乖巧地在月球旁边,那么无辜地将那微弱红光闪烁,仿佛它即将远去,再不相见。

距离就是这样。它存在,在任何地方,然而你总是被迷惑,以为眼前即永远。

# 阿甲诗歌

## 斗牛士之歌

——先生,打开围栏,请把公牛放出来。  
——年轻人,牛栏早已打开。  
——为什么斗牛场上跳跃的只是些绵羊,鸽子和老鼠?  
——先生,牛栏确已打开,但牛在里面安静地吃草。  
——公牛的愤怒呢?公牛血红的眼睛呢?  
——现在是福利社会,牛牛有草吃,公牛已看不见前面血红的布。  
——夺走它们的草料,鞭笞它,激起它们的愤怒。  
——那也无济于事,公牛已长不出牛角,挨鞭子也不会呻唤一声,因为牛皮比它的祖先更厚了,它们已不觉得前面有块红布,正挡住它们通往草料之路。  
——唉……先给它们配上副近视眼镜,矫正视力。奈何!

## 劳动

将熄灭的灯盏从废墟中挖掘出来;  
用星光和书籍缝制明天的百衲衣;  
将倒塌的词语放回神圣的位置;  
将希望之路,琴弦一样,  
重新绷在破碎的原野上。

——洪水再次袭来

我们所有的努力,  
只是为了  
给我们的孩子,  
寻找一块坚实的陆地。

## 过程

一棵旷野上的大树,枝叶繁茂。  
叶面上的光斑在风中颤动着,如浪如焰。

一个被锯走了身躯的树根,沉默着  
从泥土深处拉回正在消失的力量。

一个挖空了树根的深坑,张望着  
如一个伤口,擦紧四周的空气,寂静在上方燃烧。

一个被填平了坑,如艰难闭上的眼睛

松开了世界,没有松开脸上的表情。

## 世界上所有的夜晚

世界上所有的夜晚,正步入  
这一个,唯一的,两个人的默许支起的夜晚。  
你温柔,光洁,深不可测。像一株  
被无数世纪的阳光煨烧出的  
水灵灵的植物。正缓缓植入  
光风霁月的原野。  
光明之瀑跌入静谧的河谷  
照亮潺湲深处。  
我双手拢着你,夜间的珍珠:  
明亮,圣洁,气息久远——  
时间保守着它古老的信誉。

## 九月之光

九月开裂,光芒涌入  
时间从果壳里走出来,  
你金色的嗓音铺天盖地。

天空渐渐高远了——  
世界在下坠  
透明的玻璃窗外,阳光正斑斓地流溢。

盛大的季节:  
金黄的橘子在下坠,  
跟秋天一起来到的孩子,你是果实里的果实。

生命里隆重的节日,我沉浸在喜悦里  
看着你给每个时辰隆重加冕。  
看着你脸上的光华正穿越时光之栏,向前突进。

让星星在奶瓶里跳动;  
让太阳在手中一次次重临;  
孩子,创伤世界,在你眼中重新整容。

高原的秋天,一份力量  
汇入人间。我们一次次举着你  
像举着生命的奖杯。  
一种荣耀无与伦比。

